



松林

【踏話頭】

對清朝乾隆年間，因為長久以來的積沙問題，予台江內海漸漸無法度閣繼續行船，到清朝的光緒年間，五條港河道的積沙問題是愈來愈嚴重，所以這種特殊的海上貿易，就按呢漸漸無出路、漸漸無法度閣做落去，河道邊仔的商行就一間一間關的關、倒的倒……。毋過順著河道嘛有真濟店頭仔，因為經過規十年、規百年的發展，變成地方上主要的勢力，親像做百貨的林家、做布行的蔡家……。

【第一章】

「老爺、老爺！大代誌啦！台北城出代誌矣！」那講那走，這個人是佛頭港附近真有名的百貨店——「林百貨」——的辛勞之一，伊的名號做「福來」，蹠遮附近的人攏叫伊「福來仔」。

「遐爾生狂，是發生啥物代誌ooh？」

「都老爺你吩咐我去辦公廳辦代誌啊，我去遐就聽著一陣人咧吵吵鬧鬧，才知影台北城竟然予日本兵仔拍落來矣！」

「時間算算咧嘛應該差不多，這工總算是來矣。」老爺用真細聲的聲音講這句話，連倚佇伊身軀邊的福來仔都聽袂清楚。

「遮離台北城天差咧地，準講有代誌嘛袂遐緊淡過來，無必要驚起來園，做好你應該做的工課就好。」老爺對福來仔講，做一個手勢叫福來仔去做伊的工課。

「是，老爺。」福來仔tìm一下頭，將衫的領換(giú)予伊整齊就往商行行入去。伊真相信老爺的能力，既然老爺都講毋免煩惱起來園，按呢伊就放心looh。而且講一句較緊的，「五條港」這個所在，根本就無人通好恰老爺做伙倚起，老爺講的話攏是著的。

林謀看福來仔行入去商行，頭腦閣開始動起來。

伊林謀蹠佇遮遐久矣，伊無想欲這世人干焦守一間阿爸傳落來的賣雜細物仔的店，就算講這馬已經對細間的店頭仔，做甲變一間地方上真有名的百貨商行，生理、利純嘛攏真好，毋過伊感覺按呢猶閣無夠，伊承認家己是一個真貪心的人。

「老爺，西門的蔡老闆拄才有派人過來，講你若冇閒才通知伊過來。」林謀身軀邊上蓋重用的助手，看著林謀行入來辦公室，隨對林謀講。

「你親身去請蔡老闆過來商行，講『計劃開始』，伊就了解矣。」

「是。」

林謀行到專門泡茶米茶的桌仔邊坐落來，一引看外口中國式建築的假山流水，一引咧想伊繼落來欲按怎繼續行落去較好。

伊真清楚既然台北城已經出代誌，予日本兵仔侵門踏戶，繼落來莫講是台南，規个台灣予日本兵仔拍落來只是時間的早慢問題。伊這馬欲做的代誌真簡單，就是趁台南猶未予日本兵仔提去的時陣，替伊的後生做一寡伊能力內做會到的代誌，上無，伊嘛愛將林家幾代粒積來的產業顧予伊好勢。伊心內真清楚伊繼落來欲做的代誌風險有佻大，毋過比起冒險，伊閣較無法度忍受目睷金金看個林家的產業就按呢予日本人提去！

「老爺，蔡老闆來矣。」

「老大的，來來，請坐。」林謀做一個請坐的手勢，等身材淡薄仔粗勇的蔡老闆坐落才綴咧坐落來。

「彼件代誌，你確定矣？」蔡老闆坐佇手工雕刻甲真幼的椅仔頂，將茶米茶捧起來tam一喙。

「是，這件代誌，就勞力矣。」

「毋過……」

「老大，若閣牽拖落去，小弟就只好揣別人來鬥相共矣。」

「唉……好啦好啦，毋過你愛答應我，計劃開始了後，會記得準時寫批轉來報平安。」

「這是當然的。」

蔡老闆轉去了後過無幾工，這個佇五條港真有名的林家百貨商行，就傳出商行內底較有價值的物件早就予人搬咧走，一寡金仔、銀票嘛攏予人偷提了了，這馬的林家百貨，干焦賸一個空殼爾爾。而且聽講偷提遮的有價值的物件的人，攏是西門蔡家布行的蔡老闆主謀的。

【第二章】

這十外冬以來，「五條港」的名猶原予躡佇這片土地的人記佇心肝頭，雖然日本人早就將地名改成日本式的號名方式，毋過佇遮躡兩、三代的人猶原袂慣勢叫這個所在號做「永樂町」，抑是啥物啥物町。

「九爺，過幾工是老爺做忌，政府彼引若親像有咧注意，咱敢是莫(mài)像舊年辦甲遐遐……」一個穿插(tshah)親像商行總管的中年人，對坐佇廳裡太師椅仔頂的少年人講，而且親像驚惹這個少年人受氣，話毋敢講予伊明。這個少年人雖然予伊叫做「九爺」，毋過看起來差不多二十捅(thóng)歲的年紀。

「『遐』按怎，陳吉？」聽對方一句話講袂出喙，這個少年人就主動接對方的話講落去。

名號做陳吉的中年人看伊的少年主人心情那像袂穩，就應講：

「是，我是想講，因為警察已經咧注意咱矣，敢是這擺老爺的做忌就辦較秘密的？」

陳吉其實看袂出來伊的少年主人到底是心情好抑是毋好，因為伊毋管啥物時陣攏是笑謎謎，予人掠無伊的想法。唉，若是講起伊，毋管是生長背景，抑是頭家本人的代誌，真正是一掙(kuānn)脹脹長，講都講袂煞！

這個少年頭家，名號做林九。商行內底的人，抑是有生理往來的店頭仔，攏叫這個少年主人一聲「九爺」。雖然叫伊一聲「九爺」，毋過這個少年主人今年嘛二十一歲爾爾。雖然干焦二十一歲的年紀，毋過聽商行內底對(ui)前一個頭家就躡佇商行的前輩咧講，九爺彎彎翹翹的心思，比起當年林謀老爺，會使講是「虎父無犬子」。除了用人用計的心思，伊這個少年主人閣有一個話題嘛予真濟人咧討論，就是自林謀老爺彼代開始，因為生

理愈做愈大，就有人咧傳講林家有佢古早的紅毛番濫過，個遮的下跤手人私底下嘛是按呢認為，毋過無人去問事實的真相是啥物，因為經過遐久矣，這馬愛去關心、愛去注意的代誌，絕對毋是遮的毋知是真是假的謠傳，應該是閣較重要的代誌才著。

「政府彼引的看法，是真重要的代誌？」林九將手頭的數簿合起來，擰頭看陳吉。

「是因為遐的警察大人，這幾個月定來商行行踏，真濟人客驚惹著麻煩，有的路裡拄就共我講起，希望咱商行會使處理一下。」

像個做生理的就無想欲佢警察大人有傷濟交插(tshap)，遐的普通百姓就閣較免講矣，會使莫惹麻煩就盡量莫惹麻煩！雖然這個所在，林家的商行會使講是上大、上趁錢的，毋過嘛是袂堪得遐的警察大人逐日來關心，個這間小廟，奉待袂起日本警察這個大佛啊！

「明仔載若是拄著彼幾個警察，你就將個請入來。」林九對待佇身邊等伊發落的陳吉講。

「是。」陳吉應好，看林九比一个離開的手勢，才行一个禮離開辦公廳。

林九看拄才陳吉倚的所在，雖然無講半句話，毋過目頭是愈結愈深。

「維持好關係，莫傷交插(tshap)……，阿爹，你敢知按呢是足矛盾、嘛真困難的？」林九看伊提佇手內的數簿，若欲笑閣若毋笑。

伊，林九，佛頭港這kha兜仔的人攏講伊是好命困，因為伊是彼个傳奇人物林謀的後生，唯一的後生。講伊完全無需要拍拚就有予伊食三代人攏食袂空的家業通好繼承，完全無需要煩惱。毋過，伊真清楚這馬有的金錢、這馬有的地位，是用啥物換來的！遐的物件是阿爹的命、是阿母的苦，是伊林九去爭取來的！

若毋是蔡伯過身進前將當年的秘密講出來，伊林九無可能就按呢接收遐爾大的產業，因為比起繼承產業，伊閣較佢意創新，毋過蔡伯將秘密講出來矣，伊無法度假講啥物攏毋知來過伊的生活。將林家的產業繼續落去，是伊林九的責任。伊欲為阿爹、阿母，嘛為家己，保護這個佇亂世之中的家業，因為，這是阿爹一世人的心血！

唉，當初時阿爹一直避免佢遐的日本人交插(tshap)，所以才會選擇完全破壞性的冒險，毋過，這馬毋是伊會使選擇欲插(tshap)毋插(tshap)的時陣，日本人攏揣對商行來矣。凡勢，阿爹當初嘛無想著台灣的局勢會變甲這款的落魄，但是嘛可能知影規十年了後會變甲這款，阿爹只是想欲看伊會按怎處理……。

林九那想那摸掛佇指頭公的手指，過了真久，輕輕仔的，笑出聲。

「這馬是真正分袂清，是日本人抑是咱父仔困，咧創治對方矣。」

隔工，彼幾個日本警察果然閣過來商行，真濟人客嘛因為按呢走甲賄(tshun)無幾個。陳吉看著警察大人，就照林九的吩咐，將彼幾個日本警察請到接待貴賓的大廳。

「真歹勢，浪費各位警察大人寶貴的時間，我是林九。」一个身懸真懸、年歲看起來無佻大的少年家，行入來大廳，態度真謹慎咧對廳裡的眾人拍招呼。

廳裡的人攏看對伊遐，林九特別穿一軀se-bí-looh，這領se-bí-looh毋管是布料抑是手路攏真幼，親像衫頂的刺花，遠遠看無佻明顯，毋過看會出來是真幼的手工一針一線thinn出來，se-bí-looh外套的橐袋仔，嘛刺著逐家攏捌的林家的家徽。

「你就是林九？」日本警察看著這個少年人結一个林家的家徽，毋是真正相信伊就是林九，因為伊生做傷過少年，嘛無像生理人的款。

「我就是林九，大人，恁請坐。」林九伊真清楚這幾個日本警察會懷疑伊的身分，因

為這附近商行的頭家攞是有一定歲數，而且行踏足濟所在的，差不多四、五十歲的人。先莫講這幾個日本警察，拄開始五條港這個所在恰伊仝輩的人，仝款毋相信伊遐少年就會曉huānn一間遐爾大間的商行，日本警察的反應，就恰進前遐的人仝款，無意義。

林九看著其中一個警察的官階，心內感覺有疑問，伊毋是真清楚為啥物警部會來佇遮，毋過有這個機會，當然無可能放過。唉，想規暝嘛想無恰日本政府的關係欲按怎兼顧較好，按呢只好來行一條可能較有趣味的路。

「林sàng（さん），這幾工來攪擾商行實在是不得已的，是阮需要恁的協助。」看林九無講半句話，警部伊就繼續講。

「大人，講需要就驚承擔袂起，若是有林九會使出力的所在，自然是應該鬥相共的。」林九摸伊掛佇指頭公的手指——這是伊咧想代誌的習慣動作——過無幾秒鐘，就對這個警部講。

「陳吉，過來替大人奉茶。」林九對一直倚佇邊仔的手下講，眼神直接看入去陳吉的心神內底。

「是，九爺。」陳吉應是，伊真歡喜這個少年頭家的計劃欲閣進一步，而且這個計劃嘛欲開始矣，閣是用這款無佻勞民傷財的方式開始。

「這幾個月來，聽講幾位大人定來商行行踏，林九一直無時間親身來問各位有啥需要，今仔日才會派手下請各位大人來，希望莫見怪。」林九講。

「我是岸本，請多多指教。」警部伊自我介紹，而且閣行一個標準的日本禮，伊阻止林九回禮，繼落來繼續講：

「佇日本的時就聽過真濟永樂町的代誌，幾個月前有機會來遮服務，因為我真有興趣，才會請幾個人tshuā路。」

「大人來商行行踏，是林九的福氣，若是將來有啥物指教，閣愛麻煩大人直接揣林九，商行是做生理的所在，驚大人佇遐較無人通好招呼。」林九微微仔笑，有意無意摸彼kha手指。

「當然。日本政府非常歡迎優秀的台灣人變成日本人民，有閒阮會閣來，今仔日就先到遮，再見。」警部閣對林九行一個禮，另外幾個警察嘛綴咧行禮。

林九送個到門口。

「林九，敢確定欲按呢行落去？」

伊問家己，毋過無想欲去思考答案是啥。

退路已經予伊家己封死矣，毋過嘛因為已經無退路矣，所以，伊才會使確定愛向前行，算講伊知影是一條真歹行的路，嘛是愛繼續。

「阿母，我只是無想欲咱辛辛苦苦的家業閣按呢交予別人，尤其這擺一無細膩，是會完全去了了的。所以我決定，恰個做朋友，閣較痛苦，我相信我嘛做會到。」林九看伊自細漢就掛咧的手指，對過身無佻久的阿母講。

伊知影這馬恰日本人有交插(tshap)矣，艱苦的已經毋是去應付遐反起反倒的日本人，艱苦的是面對恰伊仝祖國、躡佇仝一個所在的人，個真熱情，嘛真袂落軟。

「九爺，夫人請你到偏廳。」一個人走過來恰林九講。

「你叫陳吉先處理伊的代誌，我才叫人揣伊。」

「是。」聽著林九的吩咐，伊就隨行對商行去揣陳吉。

林九看彼个其實恰家己年歲差不多的下跤手人，輕輕仔、感慨咧笑。

「無憂無愁，好抑毋好？」

林九看遮起甲真嬌(suí)的亭仔、流水，種了規片的花草。哈哈，樹仔是真的、水是真的、石頭是真的、橋嘛是予人行的……。毋過，伊知影這攏是假的，遮毋是個所想的祖國、毋是個熟似的台灣，凡勢應該講，這一切予伊感覺假的物件，攏是因為伊離無憂無愁的日子傷過遙遠的關係。

林九慢慢仔行入去偏廳，一行入去就看著伊的某——陳蓮，坐佇太師椅頂懸。

「佇房間歇暍毋是較爽快？」林九看伊圓lìn-lìn的腹肚皮，斟一杯茶予伊。

「聽講你去佻日本人見面，想欲知影你的心情。」陳蓮按呢回答林九，伊毋是傳統的查某人，除了讀冊，後頭厝嘛是做幾若代生理的人，嫁予林九了後，真濟生理上的代誌林九嘛交予伊，這是個翁仔某互相的信任。

「我咧想，這個決定好抑毋好。」

「嘛好，嘛毋好，毋過確定矣敢毋是？」

「可能繼落來是一段無好過的日子。」林九那摸陳蓮的腹肚那講。

「先淋這杯蔘仔茶才閣講，這是特別為你準備的。」陳蓮摸林九的手，輕聲細說咧講。

陳蓮將蔘仔茶捧(phâng)到林九的喙脣邊。

「阿蓮，今仔日商行來一个叫做岸本的警部，計劃開始矣。」

「哈哈，為著這個家、為著咱的後一代，是必須按呢做。」

「多謝你遐爾支持我。」

「我才愛多謝你，無強逼我做我無想欲做的代誌。」

「我知影你真勇敢，毋是彼款的傳統女性，咱攏需要對方，尤其你愛知影，我比你需要我閣較需要你。」

「阿九，我會一直佇你身軀邊。」陳蓮輕輕仔，卻是真肯定來對林九保證。

將彼幾個日本警察請入來大廳了後過無幾工，遮个日本警察嘛真無客氣閣行入門，甚至指派一个真好聽的職務交付予伊。講這是啥物「榮譽職」，嘛是個日本人咧講的。這步到底行著抑行毋著？

毋過，伊欲保護的是比伊家己閣較重要的物件，哈哈，是真正無啥物好方法矣，反正伊嘛毋是啥物大仁大愛的君子，這世人的願望就是予某囡有通食有通暍、予林家莫敗佇伊的手頭爾爾。「榮譽職」？伊嘛想欲知影，是啥物叫做「榮譽」！

【第三章】

昭和五年，西元一九三〇年。

「阿母，你腹肚內底是小弟抑是小妹啊？」秀子看著陳蓮大大的腹肚，感覺真好奇。

「哈哈，阿秀仔，你斟酌看阿母的腹肚是圓的抑是尖的？」陳蓮那笑那問秀子。阿秀是陳蓮佻伊的林九第一个囡，唉，時間嘛過了真緊，目一nih已經過遐濟年，阿秀都遐大漢矣。

「嗯……若親像是尖的neh。阿母，腹肚圓的佻尖的，有啥物無全無？」

「若是阿母的腹肚看起來圓圓，按呢表示腹肚內底是一个小妹。」

「所以這擺阿母的腹肚尖尖，就表示我閣有一个小弟的意思。」秀子真緊就知影陳蓮的意思是講這胎是一个查埔囡仔。

「哈哈，咱阿秀足巧的。」

個母仔因兩人就那講那笑，一直到秀子看著林九行入來房間。

「阿母，阿爸來矣，我先去無閒。」

林九佻陳蓮翁仔某看秀子竟然用走的走出房間，兩人相對看了後，笑咧笑咧，個攏知影彼款笑代表啥物意思。

「阿九，因仔真正是尊敬到驚你的地步矣。」

「這款結果毋是真好？」林九笑笑仔講，認為這種結果是值得歡喜的代誌，因為，這是一開始伊希望演變來的。

「遮的因仔會掠做你無愛個。」

「日本人全款認為我袂愛我的因仔。你認為因仔的老父愛遮的因仔無？」

「當然，無人比伊閣較愛伊的因。」陳蓮笑笑仔將林九的手牽起來。

這個決定，是個翁仔某知影有阿秀的時就拍算好的。哈哈，講起來嘛真好笑，遐濟年前無法度無做的「榮譽職」，予個林家除了錢財閣有地位，毋過這個無人俗意的「榮譽職」，只是予個陪日本政府搬一場戲，一場無人欲看的戲。

表面上，個林家是歸化的台灣人，接手這個「榮譽職」了後，會使算講是主從關係。毋過事實上，逐家攏真清楚台灣人是台灣人、日本人是日本人，只是無人欲講破這款危險的關係。因為這種關係，真濟代誌做起來除了細膩閣是細膩，個愛維持的毋但是合作的態度，上重要的是袂使予日本人發現會使脅逼個的人、事、物。個真清楚日本人需要個，個嘛真了解，日本人需要個是不得已的。

商行的存在，就是予日本人逼不得已的原因。林家的商行佇這塊土地上倚起的時間真久長，毋管佢一方面的資源，只要透過林家，攏真緊就會有消息、有幫助。所以，日本政府就按呢揣來矣。當然，商行會使正常的運作是林九佻伊的責任，毋過真濟年以前，嘛變成日本人的期待。日本政府毋知個的責任，驚個將商行放咧就走，所以一直有意無意的欲揣出會使脅逼個的人、事、物，會使脅逼個的，真明顯就是遮的因兒序細。

無人希望這款恐怖的代誌有一工可能會發生，所以個翁仔某決定製造一寡予人誤會的情景，就予遮的因仔掠做林九無愛個，個佇林九的心內完全無地位……哈哈，雖然有時陣看著這款結果，心肝頭攏會淡薄仔艱苦，毋過想著日本人就袂來注意遮的因兒序細，這一切就攏有價值矣。林九佻伊的願望真簡單嘛真困難，個只是單純的希望，個的因兒會使佇這個混亂的世面，平平安安來大漢，只是這個願望。

【第四章】

昭和十六年，西元一九四一年。

這波的皇民化已經真久矣，久甲愈來愈濟台灣人掠做家己真正是日本人矣。這波的改革主要是欲愛台灣人講「國語」、穿和服、蹕日本式的厝、放棄台灣的民間信仰，佻放棄拜祖先牌位的傳統，改去信日本的神社、而且逐工愛向日本天皇蹕的所在跪拜。日本政府嘛佇舊年公佈改名姓的辦法，推動廢除漢人名姓，改日本名姓的運動。

林九看著幾年前改建的商行，伊知影家己這馬可能咧微微仔笑，毋過連伊家己嘛毋知影為啥物伊咧笑。這幾年佻彼陣日本人來來往往，伊攏直欲袂記得伊是欲愛啥物矣。

「松林sàng（さん）。」一个穿標準的日本軍衫的查埔咧叫林九。

「松林sàng (さん)。」伊看林九若親像無反應，嘛是態度謹慎閣叫一聲。

「有啥物代誌？」

講「國語」對伊林九來講毋是佻困難的代誌，聽「國語」嘛是真久以前就學會曉的，只是，袂慣勢別人叫伊「松林sàng (さん)」。

其實這攏無啥，名姓對伊來講只是一種代稱，「林九」佻「松林 九」這兩個名，指的是啥人逐家都真清楚。只是，真正真袂慣勢，毋過閣過一站仔，伊應該就會像遐掠準家己是日本人的台灣人全款，會真慣勢按呢的改變、會真慣勢一切攏變的新文化。

彼个軍人那講那將一張頓(tng)官印的文書交予林九。

林九看著頂懸寫的內容，是一份徵兵的命令。

「按呢我先告辭矣。」

「順行。」

林九看伊提佇手內的文書，看彼份徵兵的命令。

伊感覺悲哀，個遮的百姓為啥物永遠無法度脫離遐有軍權的人的惡性鬥爭？這馬來一張徵兵令，是欲愛個台灣人提銃去彈全祖先的人hiooh？

佻日本政府搬遐爾久的猴戲，伊早就感覺趣味性攏無矣、嘛感覺忝矣。

結束，伊是真正想欲結束遮的一切。伊真清楚日本人對頭到尾攏咧懷疑伊的家庭狀況，也一直想欲揣出會使威脅伊的弱點，所以才會將伊對甲長一路升到做保正。表面上，伊有的權力變濟矣，毋過實際上，是予日本人閣較會使用各種名義來商行、甚至是來厝裡行踏。

照戰爭的局勢來看，規模敢若會愈來愈大，日本政府可能連個國內嘛咧徵兵，這馬是無法度矣，才會將心思動到根本無受過軍事訓練的台灣人身上。敢講伊干焦會使目矚金金，看遮的人去送死hiooh？

林九摸伊自細漢就掛牢咧的手指，第一擺出現無能為力的眼神。

伊知影這毋是個的時代，嘛毋是日本人的時代矣。

日本的徵兵令動到台灣人身上，就表示這場戰爭到最後只驚無法度善了……這馬，伊連家己的後生路都無法度保。

這是一個身不由己，戰亂的時代，苦的是平凡無辜的百姓。

昭和二十年，西元一九四五年。

日本人投降矣，真濟蹠佇台灣帶真久的日本人攏離開台灣矣。

個台灣人是應該感覺歡喜的，因為經過五十外年，台灣的主權總算是閣重新提轉來，提轉來屬於個家己人的手頭矣。

伊這款心頭憂悶的感覺是無應該有的，無應該因為連續幾那工無看著遐討人厭的日本人，就感覺心頭憂憂悶悶的。

一定是閣猶袂慣勢的關係。

台灣人這馬嘛是穿日本的和服、踏日本的木屐，改變的只是uì原本講袂輪轉的日語，變共這馬會使光明正大咧講台語；本底拜日本人的神社，這馬閣將厝裡的祖先、神佛請上神明桌。

個是台灣人，聽著台灣光復應該是愛感覺歡喜的。毋過這五十年來，個生活佇台灣這片土地上，生活佇受著日本人統治的這塊土地上。中國這個國家，對個在地的台灣人來

講，是一个比日本閣較予人感覺生份的國家，毋過毋管個按怎想，這馬聽講中國欲派一寡官員來台灣進行整頓，在伊看來，這就親像是歷史重演，無全的只是日本人變成中國人。毋過伊嘛知影，毋是每一個人攏認同這款的想法。

個林家行過遮艱苦的五十年，看過真濟風風雨雨，真濟代誌攏看開矣。個從來就無想欲俗「官」有任何關係，因為兩枝喙只是代表言不由衷。

進前佇日本政府的統治下，起初是為著自保去認彼个所謂的榮譽職，對甲長一路升到做保正，個林家一直無改變家己的立場，個真清楚家己是台灣人，真清楚個的責任、真清楚日本人是按怎對待遐無權無勢的台灣人。個會使做的代誌真正無濟，干焦有法度佇個會使顧慮著的範圍，予每一个台灣人過著平和安定的生活，予遐的日本警察無法度佇伊的範圍內惹事。

伊從來毋捌想過家己有一工會俗敵人變成朋友，毋過這馬伊確實收留彼个人，彼个予慶祝台灣光復的台灣人拍受傷的日本人。

「松林sàng（さん），我應該準備轉去日本矣，實在袂用得攏擾傷久。」

「咱二十外年的交情，莫講啥物攏擾無攏擾。」林九看著岸本警部的頭、手、跤攏是傷，感覺真無奈，煞嘆一口氣。

「岸本，你敢會記得彼幾個拍你的人？」林九問岸本，岸本是佇這附近予人拍受傷的，所以應該攏是蹓遮附近的台灣人才著。

「無要緊，就當做個是咧吐過去彼幾年的怨氣。」

「若是咱毋是佇這款時代熟似，一定真好。」林九閣嘆一口氣講。

「這是當然。毋管是阮日本人，抑是像松林sàng（さん）按呢的台灣人，攏是受政治左右人生的可憐人。」

「哈哈，攏會過去的。」

「是，我拍算轉去日本了後，就轉去我的故鄉種田，無欲tshap任何世事矣，因為只有平靜，才是上珍貴的。」

林九聽著這句話，搭著岸本的肩胛頭。

「平靜確實是上珍貴的，毋過咱用規半世人才知影这个簡單的道理。」林九講。

兩人同齊將園佇桌頂的冬茶捧起來，互相共杯仔磕(kháp)一下，一喙唸入喉。

「岸本阿伯，你欲轉去日本ooh？」一个查埔囡仔穿漢衫，毋過跛踏木屐行入來偏廳，伊是林九上細漢的後生，阿吉。

穿tshah是這馬台灣人上時行的穿tshah。就算講日本大部分攏離開台灣矣，毋過這幾十年來，台灣人早就慣勢日本人的生活方式，真慣勢穿日本的木屐、睏日本的「榻榻米」，這馬換中國來管台灣矣，真濟日本時代培養出來的習慣，個這馬是無法度講改就改的。

「著啊，岸本阿伯佇遮蹓真久矣，嘛是愛轉去厝裡看覓咧。」岸本將阿吉抱起來坐住家己的跤頭跌頂。

「阿吉，恁岸本阿伯欲轉去日本矣，你敢無欲送一个物件予恁岸本阿伯做禮物？」林九對阿吉講。

「阿爸，我會使送這個無？」阿吉將伊掛佇領頭的鏈仔提落來，鏈仔頂有一个像手指的物件。

「你知影這是啥無？」林九問伊。

「是有刻咱林家家徽的手指，毋過岸本阿伯真正足疼我，我想欲將手指送予伊，按呢

就無人會閣烏白欺負岸本阿伯。」

「阿吉，這個禮物傷貴重矣，你愛好好仔留咧。岸本阿伯知影阿吉欲送我這個禮物，就真歡喜矣。」岸本自然知影家徽的意義，因為個日本人全款真重視家徽的功能。

「無要緊，岸本，這是囡仔的心意。」林九講。

「家徽的意義你嘛真清楚。」林九將阿吉的手指提予岸本。

「松林sàng（さん），為啥物你會使遐爾簡單就放下過去的恩怨？」岸本看囡仔家己手中的林家家徽，感覺世事的變化真大。

「我只是延續頂一代的希望，這馬會使平靜是上好的。」林九講。

岸本真清楚彼款無奈，因為伊嘛是為著延續頂一代的希望，伊為父母加入軍隊，離開故鄉綴軍隊來到台灣。離開故鄉的時才二十歲出頭爾，伊對家己的故鄉無真深的了解，毋過對台灣這塊土地煞比真濟台灣人閣較了解。這個紛紛擾擾的時代，予伊、予林九，予每一個人攏為著延續頂一代的希望，袂記得、嘛毋敢去想家己上欲愛的到底是啥。

「多謝你，阿吉，岸本阿伯將你送我的禮物好好收咧。」岸本摸阿吉的頭講。

岸本離開了後，就無閣來過台灣。嘛無人知影林九彼个去拍南洋戰爭的後生阿國是生是死，所以，個就掠準阿國猶閣活咧，而且tshuā 著一个好的查某囡仔，快快樂樂活咧。

【第五章】

台灣光復已經三十外年矣，到伊林篤賓這代，林家的囡孫嘛淡過兩代矣。到這馬，篤賓閣會記得伊拉欲讀高中的時，有一工佻阿公林九開講，阿公對伊講的話，阿公講「家和萬事興」，是伊一世人想欲做煞做無好的代誌。

阿公講的「家和萬事興」，凡勢干焦阿爸一个人聽入去矣，嘛因為伊知影阿爸聽入去矣，所以伊愈閣愛去做到這點，才會七叔淋酒鬧事，伊就代替阿爸去警察局保七叔出來；八叔一个人蹠佇西港仔橋跤的療養院，伊就代替阿爸逐个月固定時間去看八叔。伊知影按呢伊愛做的代誌真濟，毋過這是阿公的願望、這是阿爸的願望，就算講閣較艱苦，伊嘛是會去拍拚。雖然伊毋是個這代的大孫，毋過伊是阿公上疼的孫，是阿爸的大囡，伊有伊該盡的責任，有伊應該做的義務。

開始佇外口做工課，伊就知影伊的个性是啥矣，就親像往早阿公講的：「林家的人攏真固執。」

這可能是一種天性，林家每一代攏會出一个將規个家族看比家己較重要的人，伊知影到伊這代，彼个人就是伊。毋過伊袂像阿公彼款犧牲親情；袂像二伯為著這個家犧牲遐爾大，因為時代已經無全矣，這馬的時代是和平的、是自由的。雖然林家已經毋是彼个好額的林家，毋過伊有閣較好的生活條件，伊應該好好利用、好好珍惜伊這馬有的一切。

「這擺去看恁八叔，敢有較好？」

聽著阿爸按呢問，阿賓將食飯的碗囡佇桌頂。伊看阿爸阿母閣有其他的小弟小妹，逐个人攏等伊開喙。

「猶算袂糲，這擺去看八叔，伊閣算真清醒，知影我是啥人。」

「後个月，載我佻恁阿母去看恁八叔一下。」

「好。」

「恁八叔是將有家徽的手指予啥人矣，我哪會一點仔印象都無……？」

「阿爸，家徽真正有遐爾重要hiooh？」

「這個手指頂面刻的就是咱林家的家徽，有這個家徽就代表彼個人會使無條件受著宗親的保護。」

「毋過這個時代，家徽對每一個人來講，攏毋是真有必要的物件矣。」

「毋是無必要，是因為無人閣去重視伊的存在。」

阿賓聽著阿爸講的話，想起遐的一kha-kha，囡佇銀行保險箱內底的手指。

阿爸個彼代，每一個人攏有一kha頂面刻林家家徽的手指，因為有手指代表這個人就是林家的人，會使受到林家的保護。毋過伊知影的林家宗親，就是代表阿爸個這幾個兄弟姊妹，因為阿公林九無其他的兄弟姊妹，講阿公彼代有啥物宗親是無啥可能的代誌。但是關係宗親代表兄弟姊妹之間的團結性這點，伊遮的阿姑、阿伯、阿叔，看來是毋知阿公將家徽交予個的用意矣。

未來，毋知敢有人會記得林家家徽代表的意義？

【全文完】

創作理念

這是一篇連貫家族四代，由興盛行到衰微的故事，嘛是我寫我的家族的故事。本篇名稱的「松林」，是以主角林九佇日本時代的姓來號的。因為林家一路行來攏是有聲有勢的，所以才會有日本時代的「保正」通做，才有後來台灣光復了後，林家的親成五十來佇咧鬧分家。這篇小說的精神是「家徽」的意義，因為小說的背景主要是佇日本時代，家徽是一種真重要的精神；後來因為「家徽」的精神無去矣，所以這個家族才會吵吵鬧鬧，最後煞演變分家。

林佩嫻
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

